

漁光女

現代文學叢刊

Marcel Pagnol: Fanny

漁光女

巴 若 來 著

鄭 延 穀 譯

中華書局印行

序

巴若來先生，是法國今日鼎鼎大名的戲劇家。他的主要作品，在社會上最負盛名的，有下列三種：一馬賽情人（Marius），二漁光女（Fanny），三小學教員（Topaze）。

在法國地方，也可以說，在整個的歐洲地方，無論小孩，大人，老人，凡在書店裏，看見有巴氏的著作，就歡歡喜喜地買回來讀；在戲院門口，或電影場外，看見是巴先生編的劇本，就喜喜歡歡地跑進去看。所以他在法國的聲望和地位，正是同卓別麟在美國一樣不過前者是一個編劇的文學家，後者是一個表演的藝術家，這是他們不同的地方。

巴氏的思想，不偏於右，也不偏於左，他是只寫純粹的社會真相。

漁光女，全本分成三劇，作四次布景。巴氏完成這書後，在一千九百三十一年，十二月五日，在巴黎國立戲院公演，當時受了社會上極好的批評。不久

之後，就攝成影片，是法國銀幕裏面最新奇，最時髦的片子。這個美麗的劇本，我把它譯成中文，想『借花獻佛』，獻給中國的同胞去賞玩。我還想在最近的將來，把馬賽情人和小學教員，也譯出來，大約在一年以內，這兩朵鮮花，就可以貢在讀者們的手裏。

諸位讀者，在漁光女裏面，請看那可恨可惡的金錢，多麼萬能！多麼兇殘！它把人家如膠似漆的情人分離，它把人家如花似玉的美人奪走，它把人家如心如肝的愛子佔去……

社會之能安寧，全在人民的糧食充足；但是糧食要分爲兩種：一種是有形的，如『稻粱粟，麥黍稷，馬牛羊，雞犬豕』以及那些山珍海味……；一種是無形的，如文藝，美術，音樂……，所以種田的，打獵的，捕魚的……，是爲社會造有形食品的人。文學家，音樂家，圖畫家，雕刻家……，是爲社會造無形食品的人。故此文學家寫一本書出來，就是社會上人的一碗菜，我們希望人家吃下去，多少總要有點益處，至少也要是養生的食物，而不是害生的毒品，這才是

文學家的天職。現在我把法國剛剛出鍋的菜，搬點到中國來，請大家吃吃西餐，但是合不合各位的口味？我就不知道。

一九三五年，十月十二日，譯者鄭延毅序

漁光女

人名表

蘇沙

酒店主人。

巴宜斯

帆篷店主人。

耳斯卡

渡船老闆。

班安

巴宜斯的朋友。

賀囉嘻

擺魚攤子的老太婆。

華妮

賀囉嘻的女兒，馬書司的情人。

馬書司

蘇沙的兒子，華妮的愛人。

克樂丁

賀囉嘻的妹妹。

習施

巴宜斯的賬房先生。

漁光女目次

序

人名表

第一幕

第一場（十四齣）

第二場（七齣）

第二幕（九齣）

第三幕（十五齣）

.....一

.....一

.....七

.....一〇

.....一五

漁光女

第一幕

第一場布景

臺上是『蘇氏酒家。』

在夏天的八月間，下午二點鐘了；外面的太陽正在酷熱地照着。

在左邊的前面，有班安，巴宜斯，耳斯卡三位先生，他們都是坐着的。班安先生喝咖啡牛奶，巴宜斯和耳斯卡，他們倆就喝葡萄酒。他們親自把酒從漏斗中漏過，因為那漏斗裏，放有漏斗的小冰塊。

在櫃檯面前，耳斯卡的火夫，正在代替酒店裏的佣人洗杯子。

蘇沙在那裏，帶着憂愁的面色；頭髮比從前更加白得多了。他手中握着一箇小鐵絲拍子，一面走，一面打蒼蠅；時而跑出去，時而走進來。他有時又

用手在櫃檯上或桌子上重重地拍。

第一齣

人物：蘇沙，班安，巴宜斯，耳斯卡。

巴宜斯——班先生，我，我要是拿破崙呢……我不是說那個假拿破崙，我是說那個真拿破崙，假若我是真拿破崙呢……。

蘇沙（粗暴）——他已經死了。

巴宜斯——是，我知道；我是說我，我要是拿破崙呢……。

蘇沙（更現粗暴）——我已經對你說了，他老早就死了！

班安（帶着笑容，走近蘇沙和巴宜斯）——是，我們都知道他已經死了，巴

先生，你或許是說：『我若是當時的活拿破崙呢……』。

巴宜斯（大高興）——對啦，對啦，我要是當時的活拿破崙呢……，那就好
了，我一定要……。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蘇沙——我的鐘如果走得對，我還問你幹甚麼？你若不願意拿錶出來看，就完了吧，謝謝你。

耳斯卡——不要生氣，我拿錶出來，你看，不是對嗎？正八點鐘，絲毫不差。

蘇沙（不滿意）——謝謝吧。

耳斯卡——這並沒有甚麼稀奇，我的錶也是今天早晨照你的鐘撥的。

蘇沙（兩手向天舉起）——蠢豬！你說甚麼！蠢豬！

耳斯卡——甚麼！蠢豬！我費了無窮的力，想引你高高興，你反要罵我蠢豬，這樣侮辱我！

班安（右手從口袋裏拿出錶來）——蘇沙，你看，恰恰八點零四分；這是造

船工廠鐘樓上的時間。

蘇沙——謝謝班先生，這樣才是一個答案；八點零四分，一定是不錯的。我應當早知道耳斯卡這個人，無論甚麼事都不要問他，他只算得咖啡店裏板櫈上的艦長，漆檯布上的司令官，呸，是甚麼東西！

第二齣

人物：同上，少蘇沙。

巴宜斯（帶着笑容）——喂，聽我說，你也有你的行囊呵。

耳斯卡——他爲甚麼要這樣注意鐘點？他是有緊要的事限定了時間嗎？

巴宜斯——你不知道他正在等郵差嗎？

班安——他天天早晨都是這樣。

火夫——他天天晚上也是這樣，他時時刻刻站在那裏等着。

耳斯卡——一定是他的兒子每天寄一封信給他，所以他很憂愁地等着，對嗎？

巴宜斯——我看，恐怕是他的兒子還沒有寫頭一封信給他，所以他很憂愁地時時刻刻在這裏等啦。

火夫——對啦，不錯啦，每次郵差經過這門口，從沒有停過一步，紙條子都沒

有送過一片進來。唉！這是一場很悲慘的事！班先生，這真是一場很悲慘的事！你看他的面容，已經變成死色了。沒有有人在店裏的時候，他老望着這頂帽子流淚（他指着壁上掛的那頂草帽。）

巴宜斯——這是他兒子馬書司的帽子。

火夫——自從他的兒子動身去了，他就常常單獨一人呆呆地站在這裏，對着這頂帽子，口裏咕咕咕地亂說。你若是看見了他那種可憐的樣子，你一定流出眼淚來，我是十分悲感，十分可憐他。

巴宜斯——嘿！華妮呢，她不也是一樣嗎？

火夫——哦，那位姑娘，她得了相思病，快要死了！我看這兩個人的生命，都是不久要離開人間的。

耳斯卡——這很奇怪，爲甚麼他的兒子還不寫信給他？

班安——船長，這一點也不稀奇，他是坐一隻帆船去的，要到波沙以才停頭一站，我想要到了那裏，才有頭一封信寄來，這是一定不錯的。

火夫——不要說了，他回來了。

蘇沙走進店裏來了，在裏面走了一個圈圈，又出去了。

班安——這個人一定要急死的。

巴宜斯——班先生，聽我說，急死是不會的，但是他或許會變成一個神經病人。假若再十五天沒有信到，班先生，你就知道我的話不錯。

耳斯卡——哦，那是一定的，他一天不如一天了。我從前看見過一個與他相同的人，他的腦子變軟了，在腦蓋殼裏面，像水樣的動，到了後來，只要他搖搖頭說箇『不』字，他的腦子就在裏面動起來：『胡立克，胡拉克，胡立克，胡拉克……』響個不停。

班安——這真是奇怪。

巴宜斯——是，奇怪極了。

耳斯卡——你不相信嗎？

巴宜斯——哦，那是有的，我相信你說的是真的，因為我也看見過一個，比你

說我說謊吧！

巴宜斯（帶着笑容）——說你說謊，還不應該嗎？

耳斯卡——那不然，在這種事實裏面，你不能判定我是一個說謊話的人。

耳斯卡坐下了，點燃一枝雪茄煙含在口裏。蘇沙站在門限上，把背對着他們。

第三齣

人物：同上，多蘇沙，賀囉嘻。

蘇沙——囉嘻，早安！

賀囉嘻（由外面走進來）——早安！

蘇沙——你就開始做生意嗎？

賀囉嘻（不耐煩）——你看吧。

巴宜斯——喂，你的女兒還生病嗎？